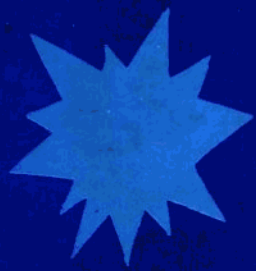


世界小说名作故事宝库

间谍卷



前 言

早在孩提时代，我们就听过“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久攻不下。于是，他们便佯装撤退，只留下一个名叫西农的人和一匹大木马，木马的肚子里藏有一队精兵。西农投靠了特洛伊人，并对他们说，这匹木马是雅典娜女神的供物，它能使特洛伊城坚不可摧。特洛伊人信以为真，把木马拖入城内。半夜，匿身于马肚中的精兵和返回的希腊大军里应外合，终于攻陷了特洛伊城。西农可能要算有史记载的最早的间谍了。

间谍，俗称密探，奸细或卧底，是指那些打入敌方，或刺探情报、或破坏捣乱、或绑架暗杀的人。间谍古已有之，在有敌对双方存在的地方，就免不了有间谍的存在，战争环境更是间谍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过去，间谍的活动的目的主要集中在攫取军事情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间谍活动已涉及到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各个领域。

虽然间谍活动源远流长，但反映间谍生涯的小说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门类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间谍小说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因为现代战争规模空前，它不仅仅依靠肉体的搏杀，还包括智慧的较量，而一个间谍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千百个士兵。而且，日益先进的情报手段和通讯工具更使间谍们如虎添翼。这一时期，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名噪一时的

大间谍。苏联间谍佐尔格窃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这一绝密的情报。电影《女英烈传》记叙的是女英雄维奥莱特·萨博为反抗法西斯而英勇献身的真实故事。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由于为侵略者卖命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长达几十年,这无疑又成为间谍活动迅速发展的温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间谍也屡见不鲜,各国反间谍机关无不为之惶惶然。这期间,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要算已成为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高级助手纪尧姆。他的败露竟导致了联邦总理的引咎辞职。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间谍小说也随之蜂涌而来,并一发而不可收,在当今小说界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间谍小说大都描写惊险紧张的主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脉络,扑朔迷离的情节,难以逆料的结局,而且这类小说语言通俗易懂,这正是间谍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

随着间谍小说的兴起,世界各国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间谍小说作家,其中又当数英美为最,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可算是开创了现代间谍小说的先例。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惊险小说家。他的作品中充满戏剧性和悬念感。他写的《敦德萨档案》、《豺狼的日子》、《魔鬼的选择》等书,畅销世界各地。《死亡勋章》更是他的得意之作。《鹰已降落》、《无情的日子》、《飞鱼导弹秘闻》等是杰克·希金斯的作品。他的作品往往擅长对人物性格的描写。肯·福莱特,特·奥尔布里等人也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问世。伊恩·佛莱明塑造的007号谍报员詹姆斯·邦德的形象则更是家喻户晓,成为许多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在本书中,我们用较短的篇幅对部分较有影响或情节精彩的间谍小说进行了介绍。我们希望这有助于增加青少年读者对间谍小说的理解和提高他们的兴趣,同时也希望它能成为其他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的读者饭后茶余的良好读物。由于篇幅限制,同一作

家的作品一般不超过两部。

我们还想说明的是，真正的间谍生涯远非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是一种冷酷的、时刻面临死亡的职业。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有一天，间谍小说随着孕育它的社会土壤一同消失的话，人们大概是不会觉得过份遗憾的。

李宗骥

目 录

前言	李宗骥
----------	-----

B—

白宫女谍	[美国] 汤姆·海曼(1)
柏林争斗	[美国] 莱恩·德顿(18)
不惜代价	[英国] 特德·奥尔布里(35)
布港谍影	[英国] 海伦·梅克茵(49)

C—

豺狼的日子	[英国]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63)
-------------	--------------------

D—

第九名间谍	[英国] 约翰·李(82)
电话行动	[美国] 伏尔特·韦杰(100)
谍海求生记	[美国] 诺尔曼·加博(115)
谍网鸳盟	[英国] 霍恩(127)

F—

- 飞鱼导弹秘闻…………… [英国] 杰克·希金斯(141)
风流间谍…………… [德国] 约翰内斯·西木尔(157)
凤凰行动…………… [苏联] M·C·普鲁德尼科夫(175)

G—

- 国际间谍大争夺…………… [英国] 丁·阿契尔(189)

H—

- 寒风孤谍…………… [英国] 约翰·勒卡雷(205)
火狐…………… [英国] 克雷格·托马斯(218)

J—

- 将门的教训…………… [美国] 威廉·P·肯尼迪(236)
结束潜伏…………… [美国] 乔治·马克斯坦(251)

L—

- 雷曼湖谍影…………… [日本] 西村京太郎(265)
吕蓓卡密钥…………… [美国] 肯·福莱特(284)

M—

- 马立克——狼…………… [德国] 乔治·哈尔班(300)
魅力学校…………… [美国] 纳尔逊·德米勒(313)
面对魔鬼…………… [英国] 杰克·希金斯(329)

S—

- 双重间谍…………… [美国] 詹姆斯·哈德利·查斯(346)
死亡勋章…………… [英国]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360)

W—

- 无情的命令…………… [法国] 保尔·凯尼(377)
雾都幽灵…………… [法国] 戴维·罗兰(392)

X—

- 向日葵行动…………… [美国] 马丽玲·夏普(407)
雪球…………… [英国] 特德·奥尔布里(423)

Z—

针眼..... [英国]肯·福莱特(440)

追踪“哈里发”..... [美国]韦尔伯·史密斯(458)

白 宫 女 谍

[美国] 汤姆·海曼

美国总统丹尼斯和苏联总理卡迈涅夫及其夫人卡佳·伊凡诺娃同乘一辆高级轿车从首都华盛顿驶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经过一星期的谈判，他们终于签定了美苏双方谅解备忘录。这是两个超级大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就裁减战略核武器达成谅解。

卡佳·伊凡诺娃乘坐在总统对面的加座上。总统暗暗打量着这位总理夫人，她年约三十八九岁，但仍楚楚动人，特别是那双大眼睛，像琥珀一样碧蓝碧蓝，荡人魂魄。每当丹尼斯偷偷注意她时，她总是大胆地望着他，而且还对他莞尔一笑，使他心荡神驰。丹尼斯不由想起自己疯了三年的妻子。妻子的精神失常是他当选总统所付出的代价。清心寡欲的生活已使丹尼斯感到厌倦，想到卡佳马上就要离开，他突然感到有些惆怅。

车子在苏特兰公园路上疾驶着，前方是一座横跨公路的立交桥。突然，一大堆铁棍铁链从桥上落下挡住了去路，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车子被抛向空中，翻滚到路边，紧接着是稀里哗啦的金属撞击声和玻璃破碎的声音。丹尼斯只感到头晕目眩。卡迈涅夫头上一条长长的伤口正在往外冒血，他挣扎着猛拉车门的手柄。丹尼斯想扑过去制止他，但车门已被拉开，卡迈涅夫爬出车门，

站起身，踉踉跄跄地朝草地走去，没走几步，只听见一阵枪声，总理的脚下好像突然被绊了一下，他面朝地直挺挺地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总统车队的特工人员成扇形散开，包围了桥头。桥上刺客们乘坐的救护车丢下两名未来得及上车的同伙，飞一般地开走了，一阵枪战后，一名刺客被击毙，另一名受伤成了俘虏。

总统办公厅主任威廉·魏伯特组成了一个由他自己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哈杰斯、经济情报局局长克拉克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保尔·弗莱德列奇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监督这一案件的侦破。特工桑克林被指令负责对公园路袭击事件进行调查，为了尽快地取得进展，委员会还请出了特工查理斯·沃菲尔德。

沃菲尔德看上去四十岁左右，是局里公认的一流特工，然而，不知为了什么，四年前在埃及进行的一次反间谍行动中，他受到上司桑克林的处罚，被逐出中央情报局。如今，他决心东山再起，为自己正名。

对凶犯的审讯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今天沃菲尔德终于让那家伙开了口。凶犯的名字叫苏沃尔·菲尔南德·马丁纳兹。据他交待，那个开救护车逃跑的司机是他们的头儿，土耳其人。他们是在一个漆黑的棉花仓库里接受他的指令的。

几天的审讯总算没有白费，事情似乎有了点眉目。看来凶犯是准备招供了，沃菲尔德不禁觉得一丝庆幸。正在这时，门卫示意要他出去。

“见鬼！什么事？”沃菲尔德骂着打开门，只见他旧日的顶头上司桑克林迈着轻松的步子向他走来，疙疙瘩瘩的脸上挂着一丝不祥的笑容。

“对不起，老伙计，打扰你了。头儿想见你，直升机在机场等着你呢。”

沃菲尔德很想不去理会头儿弗莱德列奇，但迫于无奈，他还是

急忙奔了出去。在过道口他和迎面而来的厨师撞了一下，碰翻了他手中的餐盒。两人对视了一下，沃菲尔德一边道歉一边拾起餐盒。那送饭人猛地从他手中夺去餐盒走了过去。

头儿要沃菲尔德来是要他参加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丹尼斯总统在招待会上宣布：在苏特兰公园路袭击事件中抓住了一名凶犯，考虑到苏联在这一事件中也蒙受了严重损失，他将邀请苏方代表前来参加对凶犯的审讯，他还宣布遇害的苏联总理的遗孀——卡佳·卡迈涅夫夫人要求在美国避难，又获美国政府的批准。

中央情报局局长弗莱德列奇急召沃菲尔德来的真正目的是安排他和新派来的苏联代表德米奇·西曼年科见面。西曼年科来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克格勃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负责六千或更多的在苏联国境以外活动的情报人员，沃菲尔德好奇地打量着西曼年科。眼前的这个人身材高大，仪容威严，宽宽的脸盘上眼窝深陷，前额突出，面呈古铜色，很像蒙古人。他谈笑自如，一口英语中仅能听出一点异样的口音，初步见面，西曼年科便邀请沃菲尔德吃饭。

“据我所知，你在埃及有过教训。”西曼年科的口气中带有几分得意。沃菲尔德顿时僵在了座位上。

“如果我这样对你说话有点放肆的话。”西曼年科此时的口气像是尊严的长者，“那是因为对你的才干太钦佩的缘故，你隐落的原因是你爱上了唐娅，你大概不会忘记，我们这个行当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冷酷无情，这也是真正的美德，多愁善感将导致致命的罪过。”

“就那么简单？”沃菲尔德显得十分镇静。

西曼年科摊开双手说：“我知道你始终猜疑是我们搞的鬼，实际上我们丝毫没有染指此事，那是埃及情报机构干的。”

沃菲尔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相信我，是埃及人干的，当时唐娅正在为我们收集埃及的情

报，可她偷偷地把我们两家的事情都告诉你。我们摸清了你的底细后就将计就计，利用她给你提供假情报，但不知怎么埃及人发觉了她的活动，他们不愿此事发展下去而招致与我们的对抗，于是决定干掉她。”

“你有证据吗？”沃菲尔德愤怒地问。

“当然没有。”

沃菲尔德觉得浑身爆热，脑子里晕乎乎的。他对西曼年科说了声对不起，便快步走出了餐厅，一出餐厅沃菲尔德就被一群记者围住，向他打听凶犯的情况。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来到公园，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可一个金发女记者跟到了公园，递上一张照片。

“我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凶犯？”

照片上是一个黑发男人的侧影，他坐在一辆救护车方向盘后面，沃菲尔德觉得这人的面孔很熟悉，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你从哪儿搞来的？”

“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他坚持说是袭击发生前在苏格兰立交桥那里拍到的，他认为刺客是乘坐这辆救护车逃走的。”

沃菲尔德极力不露出任何吃惊的神色，他要下了照片，打发走了那个女记者。

沃菲尔德回到关押凶犯的拘留所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凶犯马丁纳兹已经睡着。

“今天他有些反常，晚饭后除了去两次厕所外始终一动不动，安静得像一具僵尸，两眼老是呆呆地看着墙壁，”沃菲尔德一回营地看守就向他汇报说，“今天有个南朝鲜人死在这里，”看守继续说，“他是一个无执照的炸弹制造商，在住宅被炸时受了致命伤。临死前他说有人要杀他灭口，因为他替人造了一枚炸弹，那炸弹藏在一只女用发刷里，是遥控的，还附设了一只窃听器，他还模模糊糊地说这事与公园路袭击事件有关。”

第二天马丁纳兹的情况令人吃惊，他看上去病得十分严重，还显出极端恐惧的神情，吵闹要叫牧师来，可是还没等牧师赶到，他突然断了气。

马丁纳兹的死使丹尼斯总统十分恼怒，沃菲尔德更是万分沮丧。他已几乎使凶犯坦白了，可如今却被指控是谋杀马丁纳兹的嫌疑犯，被监禁了起来。他整天躺在一张狭小的帆布床上，他无事可做，难道真是自己把凶犯逼死了，是判断上的错误？还是运气不好？他开始睡意朦胧，然而埃及的往事又像影子般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四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坐在一座小桥的桥墩上，夜空漆黑一片，尼罗河三角洲散发的辛辣味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他和唐娅已经决定洗手不干，做好了一起逃跑的准备。远处唐娅正朝他走来，再过一、二分钟，他们就要驾着游艇离开三角洲驶入夜幕中的地中海远走高飞了。突然，一辆卡车呼啸着向唐娅冲过去，唐娅快步穿到马路的另一边，躲在棕榈树下，一声枪响刺破夜空，唐娅摇晃着倒在树下的草丛中，紧跟着一辆雪铁龙轿车开了过来，下来两个男人，把唐娅扔到雪铁龙车的后面，一下就开走了，沃菲尔德跑到出事地点，只找到了一只耳环，再仔细观察，他发现了从小汽车上走下来的人在松土上留下的足迹，其中一个人的鞋印相当奇特，他的右脚比左脚要短一大截。从那时起，沃菲尔德的心变得像沙漠一样空虚，如今这种感觉又重新回来了，他满怀沮丧，昏昏地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下午，食堂已将饭菜送来，沃菲尔德思忖着，最好把送来的饭菜都吃掉，这样感觉会好些，他将匙子慢慢放到汤里，舀满了汤，准备送到嘴边，突然，他的手楞住了，眼睛定神地看着这匙汤。

喔，他现在终于想起了前天在门前与自己撞了满怀的那个厨师的脸，那时他来给凶犯马丁纳兹送饭。他立即跳起来，找出那位金发女记者给他的照片，这不正是这张由救护车挡风玻璃板后面露出来的面孔嘛！黑头发，塌鼻子，贼溜溜地双眼，沃菲尔德凝视

着照片，双手颤抖着，对！这就是那个在逃的刺客，是他在饭菜中下毒杀了马丁纳兹。

几个小时前，卡佳·伊凡诺娃被绑架了，此刻她坐在一架苏联客机上，孤寂和失落的感觉油然而生，她本该拒绝同他们合作的，可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她需要一样东西，而这只有西曼年科才能给她。

通向普通舱的门呼地打开了，一位女乘务员走到卡佳座位旁，眼神中含有一种诡谲的快意，她轻声说：“卡迈涅夫夫人，等会儿我要让你大吃一惊。”

几秒钟后，客舱里走来了一个九岁模样的小女孩，她长得非常美。卡佳惊呆了，“卓娅，卓娅，卓娅！……”望着女儿，卡佳不禁泪流满面。她记起自己对母亲的思念，这种思念是最难泯灭的，一定得把女儿要回来。

“多漂亮的女孩！”西曼年科边说边坐在卡佳旁边的座位上。

“你必须把女儿还给我。”卡佳愤怒地盯着西曼年科说。

“好吧！”他故意装得满不在乎地说，“你可以得到你女儿，不过，交换条件是再和我们合作一次。美国人已阻止我们起飞，要求我们将你释放。丹尼斯已陷入情网，无法再离开你。”说着，西曼年科拿出一只小木盒，把它放在卡佳的膝上，她打开盒盖，朝里看了一眼，“发刷！”

“是的，把它放在你的手提包里，或根据我的指令，放在任何要放的地方。这把发刷里装有一只话筒和一台发射机，带着它，我们能在使馆里听到你们谈话的内容。只要你把这事干好，我就把卓娅还给你，你将成为她的终身监护人。”

沃菲尔德从看守所里逃了出来，拣了一家蹩脚的旅馆住了下来。眼前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顶着干下去。他了解到在华盛顿地区有五个棉花仓库，其中一个已不再使用，沃菲尔德意识到那就是

凶犯们接受指令的地方。

沃菲尔德驾车到达离罗得岛大街不远的仓库，撬开了锁，摸了进去，他用手电照着楼梯，厚厚的灰尘上印有凌乱脚印，是新近踩上去的。一大一小。他猜想有两个人来过。在顶楼上他发现了一间大约二十五平方英尺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只结实的木椅，椅背对着门，沃菲尔德断定，这就是上司发布密令的地方。正当这时他听到地板的吱嘎声，有人在上楼，沃菲尔德赶紧熄灭手电，疾速躲到门后，一手握着手枪，另一只手抓住手电，拇指按在滑动开关前的按钮上，随时准备照亮目标。

模糊不清的人影走到椅子旁，坐了下来，用手电在四处照了一下，最后咔嚓熄灭了。

几分钟过去了。黑暗中死一般的寂静，坐在椅子上的人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显然是在等人。他究竟是谁呢？会不会是那个土耳其人？看来必须在第二个人到来之前动手。

“不许动！”沃菲尔德大喝一声，手电光照在椅子上那人惊恐的脸上。他一眼认出这正是那个土耳其人。可忽然手电“啪”地一声掉在地板上熄灭了，他急忙俯身去找，那人已快速移到对面的角落。双方都僵持着不动，沉寂和漆黑中充满了恐怖。几分钟过去了，突然一丝微弱的银光从门缝里漏了进来，接着门开了，手电光如同穿过黑暗的一道闪电，照在土耳其人的身上。

土耳其人挥舞着一支长管手枪大叫：“有人在房里，光不要对着我。”

就在这一瞬间，沃菲尔德听见了一声枪响，随着枪声，土耳其人瘫倒在地上。沃菲尔德用枪瞄准手电光迅速扣动了板机，他听到了门边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接着手电光乱闪着离开了房间，在走道上消失了。

沃菲尔德在黑暗中找到了钢笔手电，用它照亮了土耳其人的脸。正是照片上救护车里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给马丁纳兹送饭的

人。沃菲尔德用手电照着，在死者身上搜到了一盒磁带，他合拢死者的腿，研究起他的脚来：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只鞋比另一只短了约二英寸，这就是为什么他发现了两种尺寸的脚步。现在他明白了，两种脚印出自同一个人。类似这种大小不同的脚印，以前似乎见到过，对！就是在埃及，唐矮被杀的那个夜晚。

是奇怪的巧合吗？世界上有多少男人的右脚比左脚短两英寸呢？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会是凶手呢？

最使沃菲尔德吃惊的是土耳其人的顶头上司的身份。根据门边的那声痛苦的喊声，他现在已完全清楚那个上司是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沃菲尔德义愤填膺，他只身来到弗吉尼亚村。弗莱德列奇的别墅就在这里，沃菲尔德避开警卫躲进了车库。他要在这里等弗莱德列奇回来。当面质问这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三个小时以后，一辆黑色崭新的小车驶进了车库，弗莱德列奇打开车门，刚跨出车子，沃菲尔德已站到了他的身边，他伸手掩住了弗莱德列奇的嘴，用枪顶住了他的腰部，命令道：“打开车后门。”

弗莱德列奇照办了。沃菲尔德跳进了后座，用自动手枪顶着这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头颈。

“喂，查理，你碰上麻烦事了，不要错上加错。”弗莱德列奇开口了。

“为什么要对我下手？我要你讲明白。”

弗莱德列奇摇了摇头，“我只是告诉他们把你稳住，好让联邦调查局尽快开出逮捕证，这是总统的命令。”

“胡扯！你想把谋杀马丁纳兹的罪名强加于我。”

“我以为是你杀了他。”

“为什么会是我干得呢？”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你的整个审问都是铤而走险的行为。”

“我不像克格勃那样喜欢用毒药杀人，马丁纳兹是被毒药害死的。”

“我不明白是谁下的毒？”

“第三个刺客，马丁纳兹叫他土耳其人，就是那个开救护车逃走的人，他在马丁纳兹的饭盒里下了毒。看来他已在情报局里找到了差事。可他现在已经死了。”

弗莱德列奇转过头来，想看看后面的沃菲尔德：“明智些，和我们合作吧。”

沃菲尔德把手枪在弗莱德列奇的颈脖上顶得更紧：“跟你合作，我险遭毒手，这是个阴谋，你也参加在内。”

“那是偏见。”

“是吗？今天早晨在凶手们聚会的仓房里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拜伦·桑克林！”

弗莱德列奇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就是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那个土耳其人所等待的上司就是桑克林，他是在指挥那个袭击小组，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对沃菲尔德的陈述，弗莱德列奇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惊愕地不断摇头，仿佛这些话会随着他不断摇头而消逝一样。

“荒唐。”他最后说，“你看清那就是桑克林？你不是说那里是漆黑一团嘛。”

“我听见他说话了，那就足够了。”

“你是说桑克林就是苏特兰公园路袭击的幕后操纵者？”

“是的。”

“胡说！”弗莱德列奇坚持说，“你太狂妄了。”

“是吗，我认识他多年了，我知道他的声音，那决不会错，他开枪杀了土耳其人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土耳其人泄露了什么秘密，如果你没有安排那个土耳其人到情报局里工作，那必然是桑克林安排的。还会有谁知道我们审问的确切场所呢？还会有谁能为土耳其人提供身份证让他潜入拘留所呢？只有桑克林，全都是他，一定是桑克林搅乱了头两天对马丁纳兹的审问，实际上他在破坏审问。”

弗莱德列奇摇了摇头，“这简直是想入非非了，桑克林是我们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一直为我们从克里姆林宫内部搞到确切的情报。这从道理上讲不通！”

“就算讲不通，那他一定是在为局里干这件事。而这种蠢事在情报局是司空见惯的。”

“我们并不想干暗害世界领袖的勾当。”弗莱德列奇厉声说。

“你们又在搞新花招！”

“我们不想杀害自己的总统。”

“那么，桑克林想干，他在为谁卖力？”

“你以为我知道？”

沃菲尔德用枪顶着弗莱德列奇的膝盖，“假如你想保膝盖的话，就应该告诉我是谁向桑克林提供克里姆林宫的情报。”

弗莱德列奇开始颤抖了，“卡佳·伊凡诺娃。”

沃菲尔德惊奇地直起身，“她是个间谍，替我们干事？”

“是的。”

“有多长时间了？”

“三年。现在你可以收起你的手枪，让我回家了吧。”弗莱德列奇恢复了以往的尊严。

沃菲尔德走在几乎荒芜的林荫道上，一件件零碎的事情汇集到了他的脑海中：土耳其人，桑克林，西曼年科，先是埃及，现在是